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儒林外史
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

話說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館，早去晚歸，習以為常。那日早上起來，洗了臉，喫了茶，要進館去。纔走出大門，只見三騎馬進來，下了馬，向余大先生道喜。大先生問：「是何喜事？」報錄人拿出條子來看，知道是選了徽州府學訓導。余大先生歡喜，待了報錄人酒飯，打發了錢去，隨即虞華軒來賀喜，親友們都來賀。余大先生出去拜客，忙了幾天，料理到安慶領憑；領憑回來，帶家小到任。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。二先生道：「哥寒氈一席，初到任的時候，只怕日用還不足。我在家裏罷。」大先生道：「我們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。從前我兩個人各處坐館。動不動兩年不得見面。而今老了，只要弟兄兩個多聚幾時，那有飯喫沒飯喫，也且再商量。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館，二弟，你同我去。」二先生應了，一同收拾行李，來徽州到任。大先生本來極有文名，徽州人都知道。如今來做官，徽州人聽見，個個歡喜。到任之後，會見大先生胸懷坦白，言語爽利，這些秀才們，本不來會的，也要來會會，人人自以為得明師。又會著二先生談談，談的都是些有學問的話，眾人越發欽敬，每日也有幾個秀才來往。那日，余大先生正坐在廳上，只見外面走進一個秀才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舊寶藍直裰，面皮深黑，花白鬚鬚，約有六十多歲光景。那秀才自己手裏拿著帖子，遞與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寫著：「門生王蘊」。那秀才遞上帖子，拜了下去。余大先生回禮，說道：「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輝的麼？」王玉輝道：「門生正是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玉兄，二十年聞聲相思，而今纔得一見。我和你只論好弟兄，不必拘這些俗套。」遂請到書房裏去坐，叫人請二老爺出來。二先生出來，同王玉輝會著，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，三人坐下。王玉輝道：「門生在學裏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，是個迂拙的人。往年就是本學老師，門生也不過是公堂一見而已。而今因大老師和世叔來，是兩位大名下，所以要時常來聆老師和世叔的教訓。要求老師不認做大概學裏門生，竟要把我做個受業弟子纔好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老哥，你我老友，何出此言！」二先生道：「一向知道吾兄清貧，如今在家可做館？長年何以為生？」王玉輝道：「不瞞世叔說，我生平立的有個志向，要纂三部書惠來學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是那三部？」王玉輝道：「一部禮書，一部字書，一部鄉約書。」二先生道：「禮書是怎麼樣？」王玉輝道：「禮書是將三禮分起類來，如事親之禮，敬長之禮等類。將經文大書，下面採諸經子史的話印證，教子弟們自幼習學。」大先生道：「這一部書該頒於學宮，通行天下。請問字書是怎麼樣？」王玉輝道：「字書是七年識字法。其書已成，就送來與老師細閱。」二先生道：「字學不講久矣，有此一書，為功不淺。請問鄉約書怎樣？」王玉輝道：「鄉約書不過是添些儀制，勸醒愚民的意思。門生因這三部書，終日手不停披，所以沒的工夫做館。」大先生道：「幾位公郎？」王玉輝道：「只得一個小兒，到有四個小女。大小女守節在家裏，那幾個小女，都出閣不上一年多。」說著，余大先生留他喫了飯，將門生帖子退了不受，說道：「我們老弟兄要時常屈你來談談，料不嫌我首稽風味怠慢你。」弟兄兩個，一同送出大門來。王先生慢慢回家。他家離城有十五里。

王玉輝回到家裏，向老妻和兒子說余老師這些相愛之意。次日，余大先生坐轎子下鄉，親自來拜，留著在草堂上坐了一會，去了。又次日，二先生自己走來，領著一個鬥，挑著一石米，走進來，會著王玉輝，作揖坐下。二先生道：「這是家兄的祿米一石。」又手裏拿出一封銀子來道：「這是家兄的俸銀一兩，送與長兄先生，權為數日薪水之資。」王玉輝接了這銀子，口裏說道：「我小姪沒有孝敬老師和世叔，怎反受起老師的惠來？」余二先生笑道：「這個何足為奇。只是貴處這學署清苦，兼之家兄初到。虞博士在南京幾十兩的拿著送與名士用，家兄也想學他。」王玉輝道：「這是『長者賜，不敢辭』，只得拜受了。」備飯留二先生坐，拿出這三樣書的稿子來，遞與二先生看。二先生細細看了，不勝歎息。坐到下午時分，只見一個人走進來說道：「王老爹，我家相公病的很，相公娘叫我來請老爹到那裏去看看。請老爹就要去。」王玉輝向二先生道：「這是第三個小女家的人，因女婿有病，約我去看。」二先生道：「如此，我別過罷。尊作的稿子，帶去與家兄看，看畢再送過來。」說罷起身。那鬥也喫了飯，挑著一擔空籬，將書稿子丟在籬裏，挑著跟進城去了。

王先生走了二十里，到了女婿家，看見女婿果然病重，醫生在那裏看，用著藥總不見效。一連過了幾天，女婿竟不在了，王玉輝慟哭了一場。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。候著丈夫人過殮，出來拜公婆和父親，道：「父親在上，我一個大姐姐死了丈夫，在家累著父親養活，而今我又死了丈夫，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？父親是寒士，也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！」王玉輝道：「你如今要怎樣？」三姑娘道：「我而今辭別公婆、父親，也便尋一條死路，跟著丈夫一處去了！」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，驚得淚下如雨，說道：「我兒！你氣瘋了！自古螻蟻尚且貪生，你怎麼講出這樣話來！你生是我家人，死是我家鬼。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，要你父親養活？快不要如此！」三姑娘道：「爹媽也老了，我做媳婦的不能孝順爹媽，反累爹媽，我心裏不安，只是由著我到這條路上去罷。只是我死還有幾天工夫，要求父親到家替母親說了，請母親到這裏來，我當面別一別，這是要緊的。」王玉輝道：「親家，我仔細想來，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，倒也由著他行罷。自古『心去意難留』。」因向女兒道：「我兒，你既如此，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，我難道反攔阻你？你竟是這樣做罷。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。」親家再三不肯。王玉輝執意，一徑來到家裏，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。老孺人道：「你怎的越老越戇了！一個女兒要死，你該勸他，怎麼倒叫他死？這是甚麼話說！」王玉輝道：「這樣事，你們是不曉得的。」老孺人聽見，痛哭流涕，連忙叫了轎子，去勸女兒，到親家家去了。王玉輝在家，依舊看書寫字，候女兒的信息。老孺人勸女兒，那裏勸的轉。一般每日梳洗，陪著母親坐，只是茶飯全然不喫。母親和婆婆著實勸著，千方百計，總不肯喫。餓到六天上，不能起床。母親看著，傷心慘目，痛入心脾，也就病倒了，抬了回來，在家睡著。又過了三日，二更天氣，幾個火把，幾個人來打門，報道：「三姑娘餓了八日，在今日午時去世了。」老孺人聽見，哭死了過去，灌醒回來，大哭不止。王玉輝走到床面前說道：「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戇子！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，你哭他怎的？他這死的好，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！」因仰天大笑道：「死的好！死的好！」大笑著，走出房門去了。

次日，余大先生知道，大驚，不勝慘然。即備了香楮三牲，到靈前去拜奠。拜奠過，回衙門，立刻傳書辦備文書請旌烈婦。二先生幫著趕造文書，連夜詳了出去。二先生又備了禮來祭奠。三學的人，聽見老師如此隆重，也就紛紛來祭奠的，不計其數。過了兩個月，上司批准下來，製主人祠，門首建坊。到了入祠那日，余大先生邀請知縣，擺齊了執事，送烈女入祠。闔縣紳衿，都穿著公服，步行了送。當日入祠安了位，知縣祭、本學祭、余大先生祭、闔縣鄉紳祭、通學朋友祭、兩家親戚祭、兩家本族祭，祭了一天，在明倫堂擺席。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，說他生這樣好女兒，為倫紀生色。王玉輝到了此時，轉覺心傷，辭了不肯來。眾人在明倫堂喫了酒，散了。

次日，王玉輝到學署來謝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、二先生都會著，留著喫飯。王玉輝說起：「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，心下不忍，意思要到外面去作遊幾時。又想，要作游除非到南京去。那裏有極大的書坊，還可逗著他們刻這三部書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老哥要往南京，可惜虞博士去了。若是虞博士在南京，見了此書，贊揚一番，就有書坊搶的刻去了。」二先生道：「先生要往南京，哥如今寫一封書子去，與少卿表弟和紹光先生。這人言語是值錢的。」大先生欣然寫了幾封字，莊徵君、杜少卿、遲衡山、武正字都有。

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旱路，上船從嚴州、西湖這一路走。一路看著水色山光，悲悼女兒，悽悽惶惶。一路來到蘇州，正要換船，心裏想起：「我有一個老朋友住在鄧尉山裏，他最愛我的書，我何不去看看他？」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個飯店裏住下，搭船往鄧尉山。那還是上晝時分，這船到晚纔開。王玉輝問飯店的人道：「這裏有甚麼好頑的所在？」飯店裏人道：「這一上去，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，怎麼不好頑！」王玉輝鎖了房門，自己走出去。初時街道還窄，走到三二里路，漸漸闊了。路旁一個茶館，王玉輝走進去坐下，喫了一碗茶。看見那些游船，有極大的，裏邊雕梁畫柱，焚著香，擺著酒席，一路遊到虎邱去。遊船過了多少，又

有幾隻堂客船，不掛簾子，都穿著極鮮豔的衣服，在船裏坐著喫酒。王玉輝心裏說道：「這蘇州風俗不好，一個婦人家不出閨門，豈有個叫了船在這河內游蕩之理！」又看了一會，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，他又想起女兒，心裏哽咽，那熱淚直滾出來。王玉輝忍著淚，出茶館門，一直往虎邱那條路上去。只見一路賣的腐乳、蓆子、耍貨，還有那四時的花卉，極其熱鬧。也有賣酒飯的，也有賣點心的。王玉輝老人家足力不濟，慢慢的走了許多時，纔到虎邱寺門口。循著階級上去，轉灣便是千人石，那裏也擺著有茶桌子，王玉輝坐著喫了一碗茶，四面看看，其實華麗。那天色陰陰的，像個要下雨的一般，王玉輝不能久坐，便起身來，走出寺門。走到半路，王玉輝餓了，坐在點心店裏，那豬肉包子六個錢一個，王玉輝喫了，交錢出店門。慢慢走回飯店，天已昏黑。船上人催著上船。王玉輝將行李拿到船上，幸虧雨不曾下的大，那船連夜的走。一直來到鄧尉山，找著那朋友家裏。只見一帶矮矮的房子，門前垂柳掩映，兩扇門關著，門上貼了白。王玉輝就嚇了一跳，忙去敲門。只見那朋友的兒子，掛著一身的孝，出來開門、見了王玉輝，說道：「老伯如何今日纔來，我父親那日不想你！直到臨回首的時候，還念著老伯不曾得見一面；又恨不曾得見老伯的全書。」王玉輝聽了，知道這個老朋友已死，那眼睛裏熱淚紛紛滾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你父親幾時去世的？」那孝子道：「還不曾盡七。」王玉輝道：「靈柩還在家哩？」那孝子道：「還在家裏。」王玉輝道：「你引我到靈柩前去。」那孝子道：「老伯，且請洗了臉，喫了茶，再請老伯進來。」當下就請王玉輝坐在堂屋裏，拿水來洗了臉。王玉輝不肯等喫了茶，叫那孝子領到靈柩前。孝子引進中堂。只見中間奉著靈柩，面前香爐、燭臺、遺像，魂幡。王玉輝慟哭了一場，倒身拜了四拜。那孝子謝了。王玉輝喫了茶，又將自己盤費買了一副香紙牲體，把自己的書一同擺在靈柩前祭奠，又慟哭了一場。住了一夜，次日要行。那孝子留他不住。又在老朋友靈柩前辭行，又大哭了一場，含淚上船。那孝子直送到船上，方纔回去。

王玉輝到了蘇州，又換了船，一路來到南京水西門上岸，進城尋了個下處，在牛公庵住下。次日，拿著書子去尋了一日回來。那知因虞博士選在浙江做官，杜少卿尋他去了。莊徵君到故鄉去修祖墳。遲衡山、武正字都到遠處做官去了。一個也遇不著。王玉輝也不懊悔，聽其自然，每日在牛公庵看書。過了一個多月，盤費用盡了，上街來閒走走。纔走到巷口，遇著一個人作揖，叫聲：「老伯怎的在這裏？」王玉輝看那人，原來是同鄉人，姓鄧，名義，字質夫。這鄧質夫的父親是王玉輝同案進學，鄧質夫進學又是王玉輝做保結，故此稱是老伯。王玉輝道：「老姪，幾年不見。一向在那裏？」鄧質夫道：「老伯寓在那裏？」王玉輝道：「我就在前面這牛公庵裏，不遠。」鄧質夫道：「且同到老伯下處去。」到了下處，鄧質夫拜見了，說道：「小姪自別老伯，在揚州這四五年。近日是東家託我來賣上江食鹽，寓在朝天宮。一向記念老伯。近況好麼？為甚麼也到南京來？」王玉輝請他坐下，說道：「賢姪，當初令堂老夫人守節，鄰家失火，令堂對天祝告，反風滅火，天下皆聞。那知我第三個小女，也有這一番節烈。」因悉把女兒殉女媧的事說了一遍。「我因老妻在家哭泣，心裏不忍；府學余老師寫了幾封書子與我來會這裏幾位朋友，不想一個也會不著。」鄧質夫道：「是那幾位？」王玉輝一一說了。鄧質夫歎道：「小姪也恨的來遲了！當年南京有虞博士在這裏，名壇鼎盛，那泰伯祠大祭的事，天下皆聞。自從虞博士去了，這些賢人君子，風流雲散。小姪去年來，曾會著杜少卿先生。又因少卿先生，在元武湖拜過莊徵君。而今都不在家了。老伯這寓處不便，且搬到朝天宮小姪那裏寓些時。」王玉輝應了，別過和尚，付了房錢，叫人挑行李，同鄧質夫到朝天宮寓處住下。鄧質夫晚間備了酒肴，請王玉輝喫著，又說起泰伯祠的話來。王玉輝道：「泰伯祠在那裏？我明日要去看。」鄧質夫道：「我明日同老伯去。」

次日，兩人出南門，鄧質夫帶了幾分銀子把與看門的。開了門，進到正殿，兩人瞻拜了。走進後一層，樓底下，遲衡山貼的祭祀儀注單和派的執事單還在壁上。兩人將袖子拂去塵灰看了。又走到樓上，見八張大櫃關鎖著樂器、祭器，王玉輝也要看。看祠的人回：「鑰匙在遲府上。」只得罷了。下來兩廊走走，兩邊書房都看了，一直走到省牲所，依舊出了大門，別過看祠的。兩人又到報恩寺頑頑，在琉璃塔下喫了一壺茶，出來寺門口酒樓上喫飯。王玉輝向鄧質夫說：「久在客邊煩了，要回家去，只是沒有盤纏。」鄧質夫道：「老伯怎的這樣說！我這裏料理盤纏，送老伯回家去。」便備了錢行的酒，拿出十幾兩銀子來，又雇了轎夫，送王先生回徽州去。又說道：「老伯，你雖去了，把這余先生的書交與小姪，等各位先生回來，小姪送與他們，也見得老伯來走了一回。」王玉輝道：「這最好。」便把書子交與鄧質夫，起身回去了。王玉輝去了好些時，鄧質夫打聽得武正字已到家，把書子自己送去。正值武正字出門拜客，不曾會著，丟了書子去了。向他家人說：「這書是我朝天宮姓鄧的送來的，其中緣由，還要當面會再說。」武正字回來看了書，正要朝天宮去回拜，恰好高翰林家著人來請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賓朋高宴，又來奇異之人；患難相扶，更出武勇之輩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